


蘇州太陽宮

著直永德
譯心鳴何



現代世界文藝叢書

沒有太陽的街

日本德永直著

虹鳴心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30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1 — 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目次

街	1
1, 傳單	
2, 上與下	
3, 住民	
對峙的陣營	25
1, 爭議團運動會	
2, 兩個訪問	
3, 婦人部會	
4, 犧牲	
任務	81
1, 情報者	
2, 銃聲	
揭去假面	107
1, 市會議員	
2, 崖下之家	

戰線	135
1, 檢束	
2, 配給	
3, 毒瓦斯	
4, 步哨	
5, 地獄與極樂園	
6, 白色恐怖	
突風	201
1, 其前夜之一	
2, 其前夜之二	
3, 其前夜之三	
負傷	233
1, 分裂	
2, 叛逆者	
桎梏	263
1, 強制調停	
2, 流言	
旗影暗了	287
1, 悶死	
2, 怪火之一	
3, 怪火之二	
4, 護旗	

街

1. 傳單

電車停了。汽車停了。腳踏車，運貨車，汽機腳踏車，……也一駛到便挨次地停繫着了。

——是怎麼的！？

——那樣，起了啥事體啦？

羣集着的極單純的顏面，被黃色的十月的太陽，由激揚的塵埃中，燦質地照出了。

人波，恰如池水中泡沫之羣，由後地由後地動搖着，跟押而至。

——是××宮殿下台臨高師的行駕通過哪！

最前列的絮語，在一瞬間便擴播到了後方。汽車停止了爆音，人們都將帽子脫下。

經過了一刻餘鐘，在最前列金色輝煌的警佐，與堵列着的警察們，舉手的當兒，有五臺汽車，如電影般毫無聲息地駛過去了。在漆黑車篷中的××，於塵埃一揚的光線中，將羣衆的眼目，閃射了一下。但在後方的人，僅祇瞧到警察的帽子而已。

遮斷線解開了。

人波如水扶堰般，流瀉開了。

——痛哪畜生！注意點呀！！

這時，在人流中揉擦着的一個穿Mogiri(註一)的男子跳耀地叫了。因為一個着黃色雨外衣的，衝撞了他底胸部。

——幹甚麼啦！——同樣被撞了的二三人，也叫了一下。着Mogiri的男子，更伸開了他底強腕，將那亂暴的，西服男底雨外衣的一端扭住。

——就捕這個傢伙！

着雨外衣的男子，一面被拉扯着，一面將右腕

伸出羣衆的肩頭來這樣叫了。

——就捕這個傢伙！——他一面叫，一面在羣衆中游泳着想奔向前方。瞬間，羣衆見到在三尺多高飛舞着的一些白色紙片，紛紛地落到了頭頂上來了。

——就是那個傢伙啦！那個穿絆纏的（註二），捕了罷！！——像暗探樣的男子又叫了。被踏了足的 McGiri，即驚惶地將手鬆開。但此刻，他眼前却跑來了一個制服巡查，盡性地將他蹴了一下，他盲火怒叫了。

——強盜！

人波亂七八糟地混亂了。在倒着的腳踏車上，倒着重疊的 Jonbi（註三）。

——是刺客啦！

——不是的，是社會主義者嘍！

制服的，與便服的警察，一面將羣衆驅散着，一面在迴跳着押捕人犯。但，隱到那兒去了呢，那一個最緊要的着絆纏的男子已不在了。

——你拾到傳單沒有？先刻那傢伙散的。……

着雨外衣的，喘息地問那制服警察。

——沒有見到呢……

——豈有，好蠢啦……

他不高興地，將頭掉向了後方。

——啊，就是這個啦！！

偏轉着的一個老太婆，正用落在地上的紙片，
拭她那前衣緣的泥漿。

——不是這個？是這個哪！

在莫名其妙的老太婆的周圍，羣衆集攏來了。
便服警察，由老太婆底手中，將傳單奪了過來。

親愛的小石川區民諸君；

並東京的市民諸君：

我們大同印刷公司三千從業員，和一萬五千人的家族之爭議團，與依照橫暴的大資本家大川社長底奸策，將鑄造股革除三十八名，將我們組合出版勞働根本打碎而陷一萬五千人的口糊入於飢餓的這一種惡辣的魔手對抗鬥爭以來，既達五十有餘日了。我們得到所所屬全日本勞働組合評

議會，及全國的勞働團體之熱誠的支持和應援，誓與大資本家大川，奮鬥到底。佔在全日本無產階級最前線的我們的這個牙城，當不能退後一步，而期於必勝的。

親愛的小石川區民諸君；

並東京的市民諸君：

諸君，我們相信賢明的諸君，必定是要爲我們爭議團底正義的朋友。因着個人的利益而陷一萬五千人的口糊於窮地，且追延及小石川區，白山御殿，久堅，戶崎之各町商人入於困乏；舉凡一切悲慘事實，由他惹生出來而尚恬不知恥的大川底貪慾，決非憎惡排擊不可。

我等以正義之名來聲訴。

以諸君的支持和諸君的輿論來葬送這一箇不德的惡徒。

請盡力於我等爭議團的勝利呵！

一九二六年十月××日

大同印刷爭議團

小石川區民有志

便服底眼，恰似那梢頭小鳥底一樣，在活字與活字之間飛瞬。

——就是這個啦！

他與制服細語了些甚麼後，跟即向左側的一間商店入去，並引了一架腳踏車出來，不知消往那兒去了。

汽車鳴着喇叭，電車也動起來了。但羣衆，如小學生使用的橡皮楷一樣，帶着污痕，在十字路口這兒那兒地星散着。由是，像不安靜的樣子，起了嘖嘖的議論。

——一定發生了甚麼事罷。

對一枚傳單便那樣地騷擾，頓不穩當。爲了整理交通，羣集被制服追散着，但他們却跑在那商店的簷下，和郵筒的背陰裏好奇地站住。

——來了，來了！

短急的爆音響着，執軍刀的署長乘汽機腳踏車疾駛而至了。

汽機腳踏車，描着迂緩的曲線在現場繞了一個圈子，跟即，有個制服巡查，跑到署長的面前來

舉手行了一禮。署長口快地，似乎下了一個甚麼命令後，於是，汽機腳踏車，便向着由電車道的一町遠而達學校正門都敷着砂石的高師底範圍地內消駛去了。

還沒有經過十分鐘以內，有二十多名制服巡查跑來了。彼輩完全如像片似的，無表情地，正確地，由現場到高師正門，整嚴地並排列着。

2. 上與下

××宮殿下，是很安適的囉。

滿庭的學生，一同由特設的公座前問候過來的時分，謹嚴的老校長，已感激欲泣了。

秋陽放晴。殿下被任鄉導的老校長引着植過了一本紀念的花木後，即向校內的前庭運着步兒行去了。

鋤平了自然的陵丘，而以廣闊的大池作中心地的前庭，是被蒼鬱的樹木圍繞着的。柏，檜，松，杉等大樹，交叉着葉枝，仍有昔日在山時的餘韻可

尋，迎賓橋，是架設在一個無水之溪谷上的。

戴絲帽的隨伴，與佩長劍的武官，跟侍在衣 Morning coat 的，姿態瀟灑的殿下底後面，一同步到迎賓橋的中央來了。

殿下——停足，老校長即惶恐地仰候着他。跟在後面的事務官，帶着有心得的面孔問校長道：

——很好的景色啦！……在東京市內有如此的絕景，實出意外咧。

全然！由迎賓橋眺望東南的景色，確是殿下停足的原因。

由足底往下蔓延着的森林，交雜着一色的葉枝，直向對山馳長着，而就給一個巨大的燕子，在她那紺紫色翼下之銀白的腹部，剛被人略瞬間即把翅兒翹了一下就抱合着似的。

——對面哩，在昔幕府時代叫做白山御殿，有德川公的御殿跡存在那兒。且有叫牠做別莊的。再向右，還有細川公的下宅舍，與阿部候的上宅舍囉。

隨伴的人們，跟着老校長手指所示的方向，不

覺神往了。

——由此稍往下行一點，可以稱爲山腹的那個森林，就是植物園了。昔時德川公底藥草園，便在這兒對過。這邊的山，與本校的範圍地相聯，向右在松平公一門底上宅舍的遺跡處，現在通稱清水谷町。……

殿下，似乎興味很深地聽着，他忽向校長接言道：

——對山與此山間有溪谷囉！唔，得瞧瞧。

——嚇！

校長恐縮地答了。他悄然用手捫着白髮的，禿到顛頂的額際，像恰如所思的說：

——啊，以前那兒叫做千川溝，很保持着漂亮的溪谷形態嘛，川水也很清澄的；然而現在因爲建築了工場和市街，所以田圃與河潭都被埋沒了，具有三四萬市民住在此地生活着了嚟。

戴絲帽的駭然了。

——噢？在那森林內嗎？噢！

着軍服的也有些驚奇了。在職務上，倘若此刻

有望遠鏡的話，想他們是一定要瞧瞧，看在此森林內究有這樣大的空間呢？還是怎樣，……然而畢竟肉眼是不能見到的了。

但是，幸深殿下祇這樣問問便移動玉趾了。老校長不禁安心地抽了一口氣。

雖這樣對世事比較生疎而是勅任官從四品的老校長，可對那個在還不足一平方哩之谷底的，東京唯一的，隧道似的貧民窟，——那長列的屋子，是很知悉的。

十數年前的千川溝，現在已成為吞吸穢物的汗潭了。在梅雨期與秋來的霖雨時分，因着定期的氾濫，四萬居民，不能不在天花板上繫造吊床。

千川改修問題，雖成為了市會議員與區會議員等候補時的演說材料，可畢竟不會被提到議題上來，就是今春，區內的娘子軍，也曾跑到市廳去行過示威運動，這亦是大眾知道的事情。況且成為這四條街所有的勞働者，小商人之生死浮沉的目下的大同印刷爭議，日日地惡化着，一種不能豫期的危險，即在今夜裏便勃發也說不一定的現狀，彼

老校長就雖欲不知也而不可得了。

太陽由這山隱到那山去了。

“谷底之街”，事實上就是“沒有太陽的街”。

千川溝已完全失去了舊日的形態，在地上突出無數密接着像隧道似的長屋，潛藏在歪斜的廚下，與圍繞着便所的塵埃，煤渣，空瓶，盥物，紙屑等等，完全將川幅佔去，依着洪水的泛潮，才僅能表示其有溝的存在而已。

此千川溝，像是“谷底之街”底中心地的樣子。距此沿丘陵而上，有二層樓房的建築，稍稍富裕的市民，就住在此地。此地能避洪水與接近太陽，像表示生活之高級化的晴雨計一樣。役場職工與事務員等，雖推究在山之頂邊與松平華族並門而居的大川社長底邸宅，但也覺得這是極自然的事。

大同印刷公司，是位在街的中心。由此後門通過的三間屋寬的道路，縱斷了丘陵的斜面與隧道似的長屋之間的距離，成爲這兩方唯一的通道。小商人們，在這通道的兩側並列地住着，是經營的小飯店，酒場，魚屋，百貨店，雜貨店，藥舖，酒舖等

等。……

魚屋，蔬菜屋，在早朝時分都是不到市場去購貨的，因為在正午前，魚場和菜場，沒有長屋的窮光蛋所能購得起的蔬菜。彼等小商人，是很有划算而熟知需要者之心理的。

職工們，將晝與夜之一半的時光，盡消耗在工場與地板間去了。僅於夜裏一小時內，才能夠得到非貪這一日的享樂不可的餘閒。就是吃飯，呷劣酒，然後再至浴堂將所有的醉飽來醞酵；這便算是最順調的一日了。

不通太陽光的一間六疊席大的屋子，作為五六人之多的家族所寢處的地方，倘使小妹不嫁，老弟不離的話，那嗎，作阿哥的就到了三十歲的時候，還是沒有婚娶的可能。

——所以，要是你們在午夜醒轉時，那真是一個罪過哪。——

但這不是講笑話的，彼等男女，在工場裏面差不多都互成知己，大多還成為“工場之戀”。然而，自從爭議開始以來，他們都相互地發見同志們，起了